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十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第二明教攝者，教有二種。

一者通相十二分教，亦分大小，至下十藏品辨。

這個藏教所攝，現在啊，講到這個「教攝」：前邊呢，是藏攝，現在是教攝。教，什麼教個教呢？教者，效也，就是效法，教你效法諸佛，教你效法菩薩，教你效法古今一切的賢聖僧，也就是啊，這個聖人，來呀，教化一般的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返本還原，反迷歸覺，這叫教。

那麼教，有佛教、有道教、有耶穌教、有天主教，教是有很多種的教。不過這個佛教，是教人了生死的教；其它的宗教，是教人受生死的教。一個究竟能了生死；一個不能究竟，受生死的，有這種分別。所以一樣的教，叫語叫就不同了。一樣的人，人與人也不同了。啊，這個人，有做好人的，又有願意做壞人；有願意呀，做智慧人的；有啊，就歡喜做愚癡的人。

說是啊，法師講這個法，我不相信？人人都願意做智慧的人，沒有人願意做愚癡的人；人人都願意做好人，沒有人願意做壞人的。人人都願意做智慧的人，為什麼他做起事來就不智慧，就沒有智慧了？連一個善惡也分別不清楚？你說若有智慧的人，能分別不出來善惡嗎？邪正也分別不出來？哪個是邪的，哪個是正的，啊，他也分別不出來，你說這能說是智慧嗎？

正法，他說是邪法；邪法，他說是正法；啊，這個善惡不分，邪正不分，是非不分；也不知道哪個叫「是」？哪個叫「非」？哪個叫「對」？哪個叫「不對」？不知道的！啊，這叫什麼呢？「善惡混合」，善，他說善就是惡；惡就是善。那為什麼你不把你自己的爸爸拿一把刀把他殺了，你說這是我超度你去成佛了，可不可以呢？不可以的。那麼這樣的既然不可以，你就不能善惡混合；你分別不出來善惡，這就是啊，愚癡。

邪正不分，你不能說是啊，邪就是正，正就是邪，邪正沒有分別；既然沒有分別，你為什麼不願意做魔鬼？有人叫你，說，啊，那是魔鬼呀！啊，聽都不願意聽。說，哦，那是個菩薩！啊，聽的就歡喜聽，菩薩是不錯的，魔鬼是不好的。你既然知道這個，你為什麼可以說邪就是正，正就是邪呢？也不可以的。那麼說是對，是就是非，非就是是；你頭衝上啊，腳衝下走

路，這就是個「是」；你要是啊，頭衝下，腳衝上，想要跑路，那就是個「非」。你要說是非不分，你可以倒過來走嗎？不可以的，不可以顛倒行路。

那麼你行路不可以顛倒過來，為什麼你做事就是非不分呢？這就是啊，要分別清楚了。那個邪教，和正教不能並立的；善教，和惡教也不能並立的；是教，和非教也不能並立的。啊，但是，那個是教啊，他自己不說是；非教啊，他自己也不說他是非；那個善教，他自己也不說是善；惡教，他自己不說是個惡；邪教，他自己不承認是邪教；正教呢，他自己也不承認是正教。

那麼說這也沒有邪正了嗎？啊，也沒有善惡了嗎？也沒有是非了嗎？因為他自己都不承認嘛！因為自己一承認，就不是善了；那個善呢，他自己說，哦，我是善；你是善就有惡的味道在裏頭了。那個正教，啊，他若說我是正教，你正教就有不正當在裏頭摻雜著；說我是「是」，你「是」裏邊就有「非」，**無是就無非**。

所以呀，這個「教」，佛教，教人了生死。不是佛教，就是邪教，邪教就是教人不了生死。啊，說，做人最快樂了！你呀，今生做人，來生生到天

國去；生到天國也快樂，將來啊，做人呢，哈，更快樂！就是啊，用這快樂來騙人；用那快樂來騙人，把人呢，引的貪心就出來。

我們這個佛教呢，講的「寂滅為樂」，寂滅為樂，是不樂而樂，那麼寂而不動，寂然不動；這種啊，就不被境界所轉，在這個常寂光淨土。那麼這個教，說起來呀，是很多的。

我們現在講這個教所攝的，這個教所攝的這個有這個兩種，教攝有兩種。

「一者，通相十二分教」：通相，是普通的，通於諸經的，這有十二分教。就是前幾天就是說的一十二分，一十二分，把我們這個這些法師就都給難住了，不知道什麼叫一十二分了？本來十二分教加上一個一，一十二分教，不是二一十二分教，這個他也算的很清楚，這個數目他算的很清楚，沒算糊塗。

這一十二分教，你若是問問他是什麼？他怎麼樣說那我是知道了？那麼現在我們不要問他，你可以問我，什麼是一十二分叫？我可以告訴你，十二分教啊，就不是十三分，也不是十一分；就是十二分，你們說對不對啊？哎，他算這個數目算的很清楚，我算這個數目也沒有錯的，那麼但是這十二分教裏邊還有一分一分，若分成十二分；這十二分呢，每一分有自己的

獨立的這個教，所以呀，才分成一十二分。彼一分，不同此一分；此一分，也不同彼一分；分分不同，所以有十二分教。

Door2-051-010

是什麼呢？第一，就是長行；第二，就是重頌；第三，就是授記；「長行重頌並授記」。孤起，這第四；無問自說，這第五；「孤起無問而自說」。第六，是因緣；第七，是譬喻；第八，是本事；第九，就是本生；第十，就是方廣；第十一，就是未曾有；第十二，是論議。合起來這叫十二分教。

這十二分教啊，裏邊，又分出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所以後邊說啊，「亦分大小」：那麼這個大小乘啊，現在十二分教哪一分是大乘？哪一分是小乘啊？現在不講的，你想要明白嗎！就要啊，到下邊那個十藏品裏呀，來再說清楚；你若不想明白嗎！你就糊裏糊塗的就去糊塗去；若想明白呢，就要聽這十藏品，那才能啊，說清楚了。現在呀，不過告訴你這麼一個名目而已，所以呢，這個十二分教現在只說一個名字，不詳細的講。

有一個人呢，哈，很壞的，他又打起妄想來，打什麼妄想呢？他說，哦！我想聽聽經，你又不講，大約你是不會講吧？你若會講為什麼不講呢？不

錯，我就是不會講，所以就不講；那麼你要會講，你可以來講啊，你講點給我聽，我是啊，更歡喜。那麼不管你打什麼妄想，不管你怎麼壞，我是不管你的。

那麼我今天呢，決定就是不講這十二部經了，我講啊，講什麼呢？講一講啊，這個佛教！這個佛教啊，是什麼地方的佛教？從什麼地方來的？**佛教，是無所從來，無所去，亦無所去。**說，這不對啊！佛教是從印度來的，釋迦牟尼佛生在印度啊！幸虧你告訴我了，你若不告訴我，我都忘了。

這個佛教啊，也不是印度的，也不是中國的，也不是日本的，也不是暹羅，也不是緬甸，也不是錫蘭；這佛教啊，是世界的，是這個宇宙的，是這個所有人呢，的佛教，所有眾生的佛教。你若把它呀，認為是印度，或者中國，或者日本，或者是暹羅、緬甸、錫蘭、越南的佛教，那就錯了！因為這個佛教啊，是教化眾生的，眾生啊，是一個的，沒有國籍呀，的分別這個佛教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所以一切的國土啊，皆有佛教。

那麼這個佛教也不是美國的佛教，不過每一個國家，它自己呀，風俗習慣，把不同佛教啊，的樣子改變了一點；這個佛教的本質呢，本來的樣子啊，是什麼樣子呢？就是教人呢，明白真理，去私，立公，把這個私心有沒有

了，把這公心要存在。不要有一個民族的國家的觀念，有一個種族的觀念，或者有一個國籍的觀念，沒有彼此之分，大家天下一家，萬國一人。

這個普通我們信佛的人呢，都應該呀，把自私自利呀，的心去了，這就是佛教。你不去自私自利的心，你就是佛教，我也不承認你是個佛教。為什麼呢？你根本就不明白佛教，你若明白佛教，啊，就不應該呀，有自私自利的心。所以呀，你要認識佛教，就要啊，看看他有沒有自私的心，有沒有自利的心。

說是，啊，法師你講這個道理是不錯的，但是你怎麼還住持，啊，這個金山寺，旁人要來住持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你要是願意來，我隨時就讓給你，只要你歡喜就可以了。我絕對不會啊，說，啊，不行，不行！這是我的！我沒有，我什麼都沒有的。所以那麼以後無論哪一個，若願意來到金山寺做住持的，我是啊，萬二，萬萬分的歡迎，絕對不是欺騙人的話。

究竟這個佛教，什麼叫佛教呢？你們大家學佛教學了這麼久，把這個問題來答覆我，什麼叫佛教呢？佛教啊，我告訴你們，就是眾生教！沒有眾生也沒有佛教，佛教就是眾生教；你不要啊，離開眾生再找佛教。眾生教，也是「心教」，也就是人人都有個心，就有個教。

這個教啊，不是從外邊得來的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你信這個教，也有這個教；你不信這個教，還有這個教，因為人人都有這個心，你不能說你沒有心了；你若沒有心，就沒有這個教；沒有教，就沒有眾生了；沒有眾生，就沒有佛了，這是我給它起的名字啊，叫「眾生教」，又叫「心教」，又叫「佛教」，這個三個名字不同，是一個的。

我再給它起一個很新鮮的一個名字，就叫什麼教呢？就叫「人教」，人教，人人的宗教。不是啊，你信不信，都有這個宗教；不是你不信就沒有這個教了，你信就有這個教，不是的。信不信，都是有這個教的，這叫「人教」。除非你不願意做人了，就不需要學這個教；你若願意做人，就應該學佛教。

學佛教，不單會做一個好人，又可以做一個善人；不單會做一個善人，又會做一個賢人；不單可以做一個賢人，又可以做一個聖人。這個聖人呢，是聖賢的聖，不是剩下的剩；不是在人裏邊呢，人家都不要了，說啊，我們都是人，你不是人了，你到一邊去剩下了，人裏邊剩下來的，不是的，這就是聖賢的聖。

那麼又可以說是你學這個教，就可以做菩薩，做阿羅漢，究竟就可以作佛

了！這個作佛呢，就是我們人呢，返本還原，到我們本來的那個地位上，我們人人呢，都是佛來著，就因為啊，啊，把路走錯了；走錯了，啊，越走越遠，越遠呢，就越回不了家。回不了家，所以就外面呢，飄飄蕩蕩，啊，就做一個窮子；你若回到家裏，你把你呀，就好像在衣裏呀，那個明珠，自己得到了。

所以這個佛教，就是眾生教，就是心教，就是人教。啊，我給你們講這麼一些個名稱，你們一想，咦，是這個名字怎麼方才我想不起來呢？那麼現在我告訴你了，你就不要再忘了它！有人再問你，你就會想起來。我再告訴你們一句，不要等到我問你，你答覆這個名稱；我若再問你呀，又不是這個名稱了，又要改了；你再答覆這個名稱啊，那我還不承認！所以這法，無定法，也就是這個樣子。

那麼我們學佛教，學來學去，要學一個什麼呢？就是要學一個「覺」！反迷歸覺。方才有人說是佛教是Enlightment，Enlightment what？就是覺你所不覺的，你所不能覺的，你要覺悟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你的貪心不貪了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你的瞋心不瞋了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你的癡心不癡了。這個貪瞋癡，這個三毒就消滅了；戒定慧，這個三無漏學增長了。你消滅貪瞋癡這個三毒，業障就輕了；你增長這個戒定慧，這個三無漏學，你的智慧，

菩提，一天比一天也就大起來了。

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不要著急，說，啊，我怎麼還沒開悟呢？你要開悟做什麼？開悟，還一樣要吃飯；開悟，還一樣要穿衣服；開悟，也是一樣要睡覺的。不過吃飯，是「終日吃飯，未吃一粒米」，一粒米也沒吃；「終日穿衣，未穿一縷紗」，連一條線也沒穿；終日睡覺，他也沒閉過眼睛，你說這是什麼話？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話？不過我就這麼亂講，你聽的懂啊？就會開悟！你聽的不懂啊，我就把你的時間給你用了很多，用了很多你的寶貴時間。

Door2-052-011 381頁

二者諸宗立教不同，今當略釋。

夫教海冲深，法雲彌漫，智光無際，妙辯叵窮。

這個教啊，有二種，第一呀，就是「通相」，就前邊所講的這十二分教。這十二分教啊，又有大乘、有小乘，等到下邊呢，在這個十盡品裏邊呢，就會說清楚了。

那麼現在說啊，「諸宗立教不同」：諸宗，就是啊，所有的一切宗。佛教啊，有天臺宗、賢首宗、法相宗、唯識宗，有很多，每一宗啊，都有它的理論，判教的理論，所以呀，有各宗與各宗不同。你有你的宗旨，我有我的宗旨，所以呀，說是不同，也可以說是同。怎麼說不同，又可以說是同呢？同是佛教的，並不是外教，不過宗旨不同而已，那麼教理呀，是大同小異的。「今當略釋」：現在呀，大略的把它解釋一下，不要詳細的解釋，詳細解釋啊，是用的時間呢，很久，所以呀，就簡略的來呀，講一講。

「夫教海沖深」：這個夫啊，是個虛字，就是啊，一句話說完了，那麼這是又一個開始；前邊那說略釋，現在說夫教海沖深，教，就是一代時教；一代時教，佛所說的這個法，這個教啊，就是佛教；這個佛教猶如大海一樣，所以叫教海。這個海是無邊無岸的，所以佛教也是無邊無岸的。那麼沖深，沖，就是啊，沖和的；深，就是非常的深遠，不知道它這個底有多深？這個大海也是這樣子，佛教也是這樣子。

這個大海，它不拒細流，所有一切的江、河、湖、海，這個大的川，小的這個溪，都流到海裏邊來。那麼可不能啊，在這海裏再向外流，所以呀，「萬流歸海」，海可不會歸到萬流去。那麼這就是啊，其它的宗教，不論

你是旁門外道，終究有一天你要歸到佛教裏邊來；佛教呢，可不會再歸到其它的宗教去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為其它的宗教那個範圍太小了，它那個意義呀，太狹窄，不是一個無量無邊的，所以這個教海呀，是沖深。

「法雲彌漫」：法，就是佛法；雲，好像這個雲似的，也好像那個雨似的。雲，能蔭萬物，令萬物啊，得到清涼。雨呢，滋潤萬物，令一切萬物得到生長。萬物是什麼呢？萬物就是一切眾生；一切的有情，無情的眾生，都包括在這個萬物裏。彌漫，彌漫呢，就是周徧而充滿的意思。這個法雲呢，周徧而充滿，來利益一切的眾生；令一切眾生，啊，一天比一天增加善根，一天比一天圓滿菩提，所以呀，這叫法雲彌漫。

「智光無際」：智光，智，就是智慧，智慧之光。智慧之光有多大呢？有多小呢？它是大而無外、小而無內。你說大，沒有再比它再大的；你說小，也沒有比它再小的了。這個智慧光，沒有一定的限定，它無際的，沒有邊際。「妙辯叵窮」：這個妙辯，也就是不可思議的這種辯才，無礙辯才；「叵窮」，就是不能窮盡。

這無礙辯才有四種，有「辭無礙辯」：所說的這個言辭啊，啊，既美麗，又好聽，啊，辭無礙辯。「法無礙辯」：這個法呀，一法出生無量法，無

量法又歸一法。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；無量無量，一而不一。那麼由一法而生無量法，也沒有多；由無量法又歸為一法，也沒有少，法無礙辯。

「義無礙辯」：義，就是義理，這個義理呀，也是無障礙的，這種辯。「樂說無礙辯」：歡喜說法。那個人為什麼講法講的那麼好呢？就因為他歡喜說法。那個人為什麼不會說法呢？就因為他不歡喜說法。不歡喜說法，人叫他你講講經吧！唉，我不講！你叫他是練習說法，唉，我不會講，不會說！你看，那個本來的面貌現出來了；啊，也不知道他是要哭啊，也不知道他是要笑？本來他願意講，他故意說不講；本來他，啊，那麼願意說，你一叫他說啊，啊，他說他不說了。這是啊，樂說無礙辯。

那麼這個四無礙辯，也不能啊，窮盡這個道理，不能窮盡這個智光的邊際，所以呀，這叫啊，「叵窮」：叵窮，就是難窮。

Door2-053-012

以無言之言，詮言絕之理；以無變之變，應無窮之機。

在前一段文呢，說說啊，這個智光無際，妙辯叵窮。所以呀，這一段文就

說，「以不言之言」：本來呀，真實的道理沒有可說的；所說出來的，都不是真實的。因為能說出來，這就是啊，就變成一種啊，語言可以說出來的；但是你若不說這個「不能說」的呢，始終是沒有人明白的。所以呀，以不可以言語來表現的這種的道理，再用啊，言語來把它表現出來，這叫啊，以不言之言。「詮言絕之理」：才能啊，詮顯出來這沒有言說的這個道理。

這個道理就是個什麼道理呢？就是實相的理體，這個實相無相這種的道理。這種的道理呀，沒有法子可以說的出來。沒有法子可以說，是不是就不說了呢？不是的。啊，你還要啊，說出來一點道理，才能啊，把它顯出來，顯露出來。也就好像啊，你那個衣裏的明珠似的，你那個衣裏明珠本來是在你那個衣裏，不必呀，說，你就應該知道的。

但是你因為啊，迷了，迷而不覺，你衣裏邊呢，衣服裏邊那個寶珠啊，必須要有人告訴你。說啊，你這個衣服裏邊呢，有一個無價的寶珠，你為什麼不用它呢？啊，有人這麼告訴你了，你才會用這個寶珠了。那麼這個寶珠呢，它本身沒有言說的，這個寶珠本身呢，不會說，啊，我這個寶珠在你這衣服裏邊呢，你來用我吧！它不會的。那麼必須要有人說出來。

這種啊，「言絕的理呀」，也是這樣子，必須要有人給你啊，指示出來，說你呀，本具的佛性啊，和佛是沒有分別的，就怕你不肯修；你要是啊，想修的話，就一定會啊，成佛的！為什麼呢？你具足這個成佛的這種的佛性，也就是啊，具足啊，佛性的種子。

「以無變之變」：本來呀，這個實相理體，真如實相啊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，它也不變的。它是隨緣不變，不變又隨緣；常隨緣可是常不變，常不變呢，它又常隨緣，就是這樣。所以呀，用這個不變之變，不變這種的變化，就是不動的這個動；不動的動也就是靜。那麼也就是啊，你看著它像動啊，它本體沒有動。也就是你有修行的人，見到這種境界，不被這種境界所搖動了，這就是不變之變；不被它搖動，你看著好像它動了，可是它沒有動。為什麼呢？他這個定功啊，深厚了，所以呀，他是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。

「應無窮之機」：這個應啊，就是一種感應，感應道交。所謂：「**千處祈求千處應**」，這個應，應這個機。有一千個地方求觀世音菩薩，啊，那觀世音菩薩就幫助一千個人去解決他的問題。有一萬個人求觀世音菩薩，啊，他也就幫助一萬個人呢，解決他的問題。

你這一定要信，你若不信，他就不能有感應；你若信，他就有感應。就好

像啊，這感應就像什麼呢？就像那個電燈似的，電燈，你若把那個線接好了，啊，你一開那個電的開關呢，它就有光來了。你要那個線沒有接上，你單單就放那麼一個開關，你開開，它電也不來；關上，電也不去；它也無來無去，也無所從來，也無所從去了，亦無所去了。你一定要把那個線接上，哦，你願意它來就來，願意它去它就去，這就是感應，一種感應道交。

啊，或者呀，這個比喻不太合乎啊，這種的道理，可是啊，勉強啊，你若這麼一想，也就知道那個「應」了，那個應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應無窮之機，看這個電，你接上多少條線；這有千門萬戶，三蕃市所有的家庭裏邊，啊，都有光，都有這個電，這就叫啊，無窮之機，它每一個家庭都有，有這個光明，有這個電的光明，這就無窮之機，應了！啊，佛的感應也就這個樣子，也就這樣子。你呀，除非你沒有誠心；你若有誠心，就有這種感應。所以這叫應無窮之機。

Door2-054-013

極位所承，凡情難挹(一')。

什麼是「極位呢」：這個極位呀，就是說那個地位到極點了。地位到極點，是什麼地位謂之極點呢？這個是啊，說的十地菩薩。就說《華嚴經》這種法呀，十地菩薩才能啊，完全領受，完全呢，承當，這個「承」：就是承當，就是接受這個道理了。在九地的菩薩，也不能啊，完全接受這種道理。

這又啊，有一種比喻，有什麼比喻啊？就好像啊，這個娑竭羅龍王，這個龍王啊，是個大龍王。他所下的雨，只有海裏呀，能承受的了；其餘的地方呢，都受不了，因為牠下的太大了。這《華嚴經》呢，就好像這個海似的，能承受啊，這一切的細流。又《華嚴經》，就啊，有這個極位，十地菩薩他才能承受。這十地菩薩，又好像這個海似的，能承受啊，這其它的細流。

所以這個佛法呀，你講，你把它怎麼樣講怎麼有道理，不要講的刻板板的。在這個紐約也講說不要死板，那麼要講活動起來；這活動，你就看著怎麼有道理你就怎麼講，啊，講過來也有道理，講過去又有道理，這都可以講的，只要講的通就可以。

這個所以呀，十地，有十地的菩薩，十地菩薩也就好像大海。佛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，這個法呀，只有十地菩薩能完全了解明白。我們現在是講《華嚴

經》，這個講啊，談不到講，真要講這《華嚴經》啊，就這一個字，都要講幾年！要講過來，講過去奧妙無窮，那個道理不可窮盡，沒有法子講的完，我們只可以講一個大概意思。

要是完全講，我們也不是十地菩薩，怎麼會完全講呢？我也不是十地菩薩，你們聽的也不是十地菩薩，所以我們只可以知道一點點。好像啊，在那個大海裏飲水呀，你把它飲飽了，你不渴了，但是那海水還是那麼多，沒有少一點。不說，你飲一肚子這海水，我飲一肚子海水，把這海水就給少了幾加侖，不是這個意思，還沒有少。

我們講《華嚴經》啊，所以講來講去還沒有講，你們也沒有聽。你若聽，早就開悟了；我若講，我也早就開悟了，所以我們大家都沒有開悟呢！只明白一點點！今天明白一點點，明天又明白一點點；明白來，明白去啊，將來是有開悟的一天。

等著，你要有耐性，有忍耐的性，啊，不要著急！說，啊！這講這麼長！哈，你活了六十歲，你也沒有認為長，怎麼要講六年《華嚴經》就要長了？活六十歲，尤其外國人，我還很年輕的，I am very young，你看他又蹦又跳的。

所以呀，你聽《華嚴經》，也要這麼，啊，聽了也越聽越歡喜聽；我講，也越講越歡喜講。那麼講來講去的，我今天對這個對他們講，他們來三個人，我說我一天到晚，在這天天都是騙人，你不願意被我騙，你就跑了，也沒有問題的，是不是啊？嘿嘿！你願意被我騙，那就坐下來談一談，就是這樣子。

那麼凡情難測，各位呀，這個你們到紐約去見到這個老法師，這位老法師呀，就是凡情難測的人呢！他修行怎麼會被你們知道呢？他要被你們看見他是一個修行，那又不是菩薩了。菩薩就是叫你不認識，你認為他是菩薩，他又不像；你若過去了，知道了，又晚了，這樣子。所以現在在這個世界，來到這國家這些個，哪一個法師都比我高，比我有道德的；這是我的的確確知道的，所以你們不要不認識他，你看懂嗎？因為這種關係，所以今天我就坦白了，我就直稱說，我就是給騙，騙人呢！

因為什麼呢？也這個他們三個裏頭有一個就是因為對我不相信，說，好像我騙人似的，我所以今天對他，就是對著他，就要這麼講，啊，就要這麼講，你說，我就是騙子！你不願意被我騙就跑；跑了，但是會後悔的！

今乘理教之力，略啟四門：一、大意離合；二、今古違順；三、分宗立教；
四、總相會通。

在昨天所講的說這個十地菩薩才能啊，承受這華嚴的教法，凡夫啊，這種情感是啊，不能明白，不能知道，不能了解，所以現在再講啊，這個理教。

「今乘理教之力」：現在呀，這個乘，也乘坐；也就是啊，好像騎馬叫乘(ㄟㄥˊ)馬；坐船呢，叫乘船。那麼這個乘啊，就是乘坐的意思；也就是啊，藉著它的意思。現在啊，這個「乘」，不是說大乘，小乘這個乘。也可以說是大乘的乘，不是小乘的乘，這大乘啊，「理教」的力量。那麼也可以說呀，乘藉著啊，這個理教的這種力量，理教這個力量。

「略啟四門」：這個理教的這種力量啊，簡略的把它開啟作為四個門。這四個門呢，第一個門，就是「大意離合」：這個教理的大意，它分開，又再合起來；這個離呀，就是分開；合啊，就是合起來，第一個意思，有分開，有合起來。

第二呢，「今古違順」：古，就是過去的；今，就是現在。那麼這個今呢，我們現在說啊，這個今呢，又是現在的「古」了；因為不是現在說的，

是啊，唐朝那時候說的。這個錄音帶呀，是舊的，唐朝的時候，所以呀，現在我們若是講起來，這個「今」又是個「古」了，又不是「今」了。我們今，現在的「今」，又變成將來的「古」了。所以呀，這個說今古違順，古來呀，所有的人，註解這個經典的，它的意思，是對呀，是不對？違，就是違背了，；順，就是對。

三，「分宗立教」：第三呢，分開一個什麼宗，立開一個什麼教。

四，「總相會通」：第四個意思呢，第四個們呢，就把它總起來，總到一起；會通，融會貫通，把它放到一起，來呀，合到一起。也就是啊，好像那個燒鐵的似的，都把它放到一個大爐裏呀，把它燒化了它，這叫總相會通，融會貫通的，就把它合到一起。

Door2-055-014

今初，且西域東夏，弘闡之流，於一代聖言，或開宗分教，或直釋經文，以皆含得失故耳。

現在是一開始，所以叫「今初」：一開始啊，來講這個離合這一門。「且

西域東夏」：西域啊，就是印度；東夏呢，就是中國。因為印度啊，在中國的西邊，所以叫西域；中國呢，在印度的東邊，所以又叫東夏；中國又叫華夏。

「弘闡之流」：弘，就是弘揚佛法；闡，也就是啊，闡揚正教。弘揚佛法，闡明啊，這個正教。之流，就是這個流呢，就是這一類的人，就是這個法師。這個「流」啊，不是說流水的流，不是說這個水往東邊去流，或者往西邊去流，或者說這個佛法從印度流到中國來這個流，不是這麼樣講的。之流，這個流啊，就是那些個法師。

那些個法師呢，怎麼樣呢？「於一代聖言呢」：於這個一代；一代呀，就是佛啊，這一生，這叫一代。佛！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這一生啊，所留的這個聖言，這叫啊，一代，就是佛所說的這個教理，經典，教理，這叫一代聖言。怎麼叫聖言呢？聖人之言，不是啊，凡夫所說的，是聖人所說的。這個聖人呢，就是說的佛，佛所說的。但是其中也有菩薩說的，也有羅漢說的，也有天人說的，不過總而言之，這就是啊，都得到佛的印證，佛說可以的，你這個說的可以成為啊，經；或者成為論，給印證過，這叫啊，一代的聖言。

那麼在這個一代聖言呢，的裏邊呢，本來都是一個的。《法華經》，《華嚴經》，《唯識》講的法相啊，法華就天臺宗，用法華經來立的宗。華嚴宗，就用《華嚴經》來立的宗。那麼每一個法師啊，就立它一個學說。你不要想那，咦，將來我也立一個，那麼我也就變成一宗了。你現在這一想啊，這就是啊，是個妄想。你若真到立宗的程度上，才立宗；沒有到的時候，不可以打這個妄想。說，那我不立宗了！不立宗也不行，還得要立；但是得要到那個資格上，不到的時候不要立宗。

到什麼時候呢？你叫天，天就答應了，你說天，它說，Yes！你叫地，啊，地也答應了；那麼那時候就可以了。也就是怎麼樣呢？就天龍八部來擁護你，啊，各處給你傳報，說，啊，這個是立一個宗派的一位祖師了！或者向這個信徒啊，這個天龍八部去給啊，叫他們作個夢了，或者叫他們看見你呀，或者有種種的這個靈異，有種種的感應，天龍八部啊，都來擁護你。天龍八部告訴你呀，趕快去聽經；本來他不願意聽經的，他在作夢的時候，說，你怎麼不去聽經呢？啊，某某人講經，好像印光老法師，在這個上海講經的時候沒有人聽，以印光老法師那麼老的資格，閉關閉了十八年了；到南京講經，就一個人聽，他一個人聽，這也不錯，我也給他講。

啊，等著一天上法座，就問，說，你聽的我講經覺得怎麼樣啊？他希望就

是這個聽經的對他講說，啊，我很歡喜聽你講經，啊，你講的真不錯！可是這個人答覆的正相反，這個人說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講的是什麼？我在這等著是收這個凳子呢，這個你講完我好把凳子收起來，放到一邊，不佔這麼多的地方。印光老法師一想，哦，我以為這是一個知音的聽經的人，原來他是一做工的，預備來收凳子的，那意思間是，講的越快，早一點下座他越好，早一點不講啊，這是最好的，由此之後啊，就再就發願不講經了。

那麼以後不知道怎麼搞的？上海啊，這個居士林，這一些個居士都啊，很知道印光老法師這種道德，在普陀山閉關閉了十八年，啊，就請他講《彌陀經》！在這個時候就有個女學生啊，根本她也不知道居士林呢，和這個印光老法師啊，和誰誰的，她不知道？那麼她就作夢，作一個夢啊，就夢見呢，有個人告訴她，說你應該到上海呀，去聽彌陀經去。大勢至菩薩在這個上海居士林那講《阿彌陀經》，妳趕快去聽一聽了！這個女學生根本她也就不懂佛法，從來也沒有聽過什麼叫彌陀經啊，什麼叫這個大勢至菩薩？可是做這個夢，夢的很清楚。

那麼就第二天呢，看報紙，報紙上果然有這個印光老法師在上海居士林講《阿彌陀經》這個消息。於是乎啊，她就去了。去到那地方一聽，那麼聽

的很有意思的，於是她就皈依了，皈依印光老法師。皈依之後，她對印光老法師講，說，我本來不信佛的，我就因為作個夢啊，說是有大勢至菩薩在居士林這講《阿彌陀經》！我第二天一看報紙啊，果然有這個消息，是印光老法師在這講經！喔！大約你老就是大勢至菩薩的化身！

Door2-056-015

在這個時候，你猜印光老法師怎麼說？印光老法師啊，告訴這個人，說，妳現在對我說之後，不准對任何人再說妳這個夢，你不准呢，對人說，啊，你作這個夢啊，大勢至菩薩在上海居士林講《彌陀經》，免得呀，令一般人呢，生謗毀心！那麼這一位學生啊，果然就不向任何人講。等印光老法師過了三年就圓寂了；圓寂之後，啊，她去啊，痛哭流涕的才把這個夢啊，說出來。所以印光老法師，他在淨土宗啊，是第十三代的祖師。他有這樣的感應，是大勢至菩薩的化身，尚且啊，他還是啊，淨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師，他沒有另創一宗。

那麼現在呀，這一些個大菩薩，每一個菩薩都想自己呀，創一個宗，所以呀，就開宗了。「開宗就分教了」：又是天臺教，又是賢首教；啊，就分開呀，這個唯識法相這麼多教。又有「或直釋經文」：或者呀，就這麼照

直著解釋這個經文，作出一部註解來。或者呀，用這一部經啊，就把它分開宗，開了一個宗，分出啊，幾教來，幾個教。好像天臺就是啊，藏、通、別、圓這四教。賢首呢，就是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這五教。

「以皆含得失故耳」：因為啊，這個各有所長，就是得；各有所短，就是失。也就是有的對的，他所說的有的地方是對的；也就是有的地方又是不對的；所以說，以皆含得失故耳，有的說的很對，有的地方說的又不一定對。因為這個呢，所以這個清涼國師，他作這個《華嚴疏鈔》的時候，要把這一些個宗啊，教啊，都分析一下。

今天呢，說他不願意禮拜六講經了，因為有人說他好名；他啊，現在明白了，不願意好這個名。那麼這也是開悟的話，也是沒有開悟的話；若不好名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名字是個什麼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沒有了，不明白這個名是個什麼？這就是不好名。你還明白呢，這是沒開悟。那麼你若是不明白了，那就開悟，就沒有執著了。

那麼現在怎麼辦呢？我想啊，還是給大家都有個機會，還是輪著來講。我給你們兩天的時間，我再休息多一天，禮拜五和禮拜六。你們這個出家人，在家人，誰歡喜講的，就來輪著講，有多少個人？這個出家這幾個人呢，

都應該輪著講。在家呢，若是誰不要名的就來講。要名的呢，也來講。

為什麼呢？你不要名，所以就應該講。為什麼要名又應該講？因為你要名，所以也應該講，這兩方面都是對的。那麼出家人呢，根本沒有什麼名可要！沒有個名可要的，所以要講，輪著講，誰也不要躲懶偷安。你們現在都是非常的年輕，不到退休的時候，所以誰也不能說是，哦，我退休了。我可以退休，我願意講，就講；不願意講，我就叫這個，說，喂，有事弟子服其勞，你今天晚間講了。不要再打妄想囉！

Door2-057-016

且不分之意，略有五焉：一、則理本一味，殊途同歸故，不可分也。二、一音普應，一雨普滋故。三、原聖本意，為一事故。四、隨一一文，眾解不同故。五、多種說法，成枝流故。

「且不分之意，略有五焉」：前邊講這個第一種的離合，有的開宗分教，有的呢，就直解經文。那麼在這種種的說法的情形，就有得，有失，所以說啊，以皆含得失故耳。現在再把這個「不分」的這個這種意思來說一說。那麼這個大略有五種不分的意思，這五種啊，都是不分的意思。

「一、則理本一味，殊途同歸故」：第一種不可分的，就是啊，按著它那個理來說的。這個理呀，真理只有一個，所以說一味；一味呢，也就是一個真理。殊途同歸故也，它啊，殊途，那個道路，是啊，有分別，不同；可是啊，歸納回來，還是到這一個真理上。也就是啊，那「一本散為萬殊，萬殊仍歸一本」，這叫啊，殊途同歸，那個道路雖然不同，可是啊，所到的地方是一個，就到那個實際的理體上。

好像這美國，有人呢，都要去到華盛頓，華盛頓呢，就譬喻啊，一個實，實際理體。那麼想到華盛頓，到美京去啊，那四面八方從哪個地方都可以去的，不是一定從三藩市才去得，也不是一定從紐約才去得，也不是一定從芝加哥才去得。啊，這個道路不同，四面八方哪個道路都可以到啊，華盛頓去。所以呀，這就是理的一味，華盛頓呢，就是理的一味。那麼其它的城市呢，那就是殊途同歸，道途不同啊，可歸納起來，都到那一個地方去。「故不可分也」：所以呀，才說不可分，沒有什麼彼此的分別，這是第一點。

第二呢，「一音普應，一雨普滋故」：第二啊，是這個一音，一音呢，普應。一音，就是佛的一個聲音；普應，就是眾生啊，隨類各得解。音聲雖

然是一個，可是啊，這個說法就不同。天人呢，聽著這個一音呢，就是說天上的人的話。人間的人聽著，就是說人間的話。那個畜生聽著，牠也懂，也明白啊，這佛啊，給牠說法呢。畜生既然懂了，餓鬼也明白；阿修羅，啊，也沒有這種的鬥爭堅固的心。所以這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一音普應。

啊，一雨普滋，就是下一種雨，普潤一切的萬物，滋潤一切的萬物；一切萬物啊，得到這個雨啊，啊，都是欣欣向榮了，啊，欣欣向榮。就是欣欣，就是很快樂的樣子；向榮，就向那榮茂的那個途徑去走去了，這一雨普滋。在《法華經》啊，這個藥草喻品上，說這個雨啊，啊，令這個菩薩，得到菩薩的法益；羅漢，得到羅漢的法益；緣覺，得到緣覺的法益；凡夫眾生，得到凡夫眾生的法益，各得其益，啊，所以這叫啊，一雨普滋故；滋，就是滋潤，滋潤呢，這一切眾生。

「三、原聖本意，為一事故」：這個前邊所說的這個一音普應，一雨普滋，這都是啊，不可分的這個意思。第三、原聖本意，啊，原，是原來，就是本來那個佛的本意，佛的本來的意思。為一事故，他呀，為一件事啊，來出現於世。也是《法華經》說，**佛呀，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**

這個大事，是什麼大事呢？就是令眾生反迷歸覺這一件大事。因為佛啊，得到這個覺悟了，得到圓滿大覺了，那麼他也想令一切眾生一同得到啊，這個圓滿大覺。所以呀，原聖本意，為一事故，也是不可分的。

四、「隨一一文，眾解不同故」：第四種，就是啊，隨著這個經典所說的每一篇的文字，每一部經的文字，都是一樣。可是啊，眾解不同故；解，就是大家你有你的解釋，我有我的解釋。寫註解也是，啊，你這個註解，和我這個註解就不同，那麼各有所長，就各有所短，這是啊，不同故。

「五、多種說法，成枝流故」：第五，這多種說法。多種說法啊，就是啊，那可真是胡說八道！這一種法，他說出一千種來。這個末法時代呀，單有那種魔王啊，來講法，這一種法，他講出一千種來。他，這個也是這個法，那個也是這個法，講了一千種，啊，把你就講糊塗了！講的，啊，這一千種也不知道哪個是對？他說都對！都對，就不要說認識，就記清楚都記不清楚。這一種法，譬如說一個無明，啊，他就啊，有一千種這麼多的講法，真是把你講不明白？

那麼所以呀，成枝流故，枝，就是末梢，就是末法；流，就是跑了，這個流，又不當啊，又不是當前邊那個法師啊，那個流了。這個流，就是跑了，

把法都跑了。法跑了，就跑到什麼地方去？跑看不見的那個地方去了。成枝流故，枝，就是枝末，就是那個樹的最上邊那個枝末，不是那根本了，跑到枝末上去了。

為什麼他能講一個法講一千種啊？那根本法就是這一個，他就跑到那個枝末上去找那個法去了，那個樹啊，找那個樹梢上去，枝末。流，就流啊，啊，流到沒有流了，它不是流到歸於大海了，流到沒有的地方去，所以呀，這有這五種不可分的意思。所以呀，你多種說法就成枝流了；所以這個法呀，有這五種的意思不可分。

那麼現在在這個金山寺裏邊，一些個出家人，每天都穿著袍搭著衣，這是你們自己發心的，不是我叫的，所以呀，我很高興！你們能以有這種的行持佛法的表現，這是啊，正法久住的一個表現，不是末法的一個表現。我們現在在這個國家提倡佛教，必須要很認真的去實行，去用功修行，才能啊，有感應！才能啊，令一切的人呢，發菩提心。

Door2-058-017

以斯五義，故不可分，分之乃令情構異端，是非競作，故以不分為得。

在前邊所講的五種的意思，所以說「以斯五義」：以前邊呢，所講的這五種的道理。「故不可分」：所以有這五種的意思啊，就不可呀，分開。「分之」：如果你呀，勉強把它分開來講，「乃令情構異端」：那麼你很勉強的把它分開，這就是啊，不合乎本來的佛法了。情構異端，這個情，啊，就是啊，你這種的感想。感想，構，怎麼叫構呢？這構啊，也當一個「通」字講；也當一個「起」字講。通，構通到異端那裏邊去了；起，就生起呀，這個異端來了。異端，怎麼叫異端呢？異端，就是啊，邪教，旁門左道，不合佛法的，這個法都叫異端。

在孔子說過，說，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」，攻乎，就是研究；你呀，去研究這個異端這個道理，斯害也已，這個一定有害處。所以呀，這用這個異端，情構異端，你這種啊，感想上啊，和這異端去相合了；分開啊，就變成異端了，異端就不是正法。

「是非競作」：你這有了異端了，就有是，有非了。你那個「是」，就說他那個是「非」；他那個「非」，又說他是「是」，你是「非」。在個人的立場來講，啊，你說你對，他說他對，誰也不承認這個不對，所以這叫競作。競作啊，這個競，就是爭，競爭了，就是辯論；辯論，啊，你說你

這個道理對，他說他那個道理對，那麼誰也不承認自己是不對的，所以就競爭起來，競爭起來；一競爭，啊，就有是，有非了。

「故以不分為得」：因為啊，一分，就跑到異端旁門上去了，旁門左道上去。跑到旁門左道上面去，就會生出一種競爭來了，所以呀，這以不分呢，這是最好的；得呀，就是啊，最好了，不應該分，這是五種不分的道理。下邊呢，又有分的道理。

其分教者，亦有多義：一、理雖一味，詮有淺深，故須分之，使知權實。

前邊是「不分」，現在啊，又是「分」。為什麼不分？又為什麼分呢？不分，有五種意思。分呢，這個意思更多了。所以說「其分教者」：在這個教啊，把它分開，「也有多義」：這個意思很多。

那麼先講這第一，第一呀，就是講這個理雖然說是一味，可是啊，它詮顯的這個教理呀，又有淺的教，又有深的教。你不能以深的作為淺，也不能以淺就認為深了；那麼深者深，淺者淺，所以呀，要把它分析清楚了，分析明白了。所以說，「故須分之」：所以又應該把它分開來講，啊，「使知權實」：使令啊，這一切的學人，知道啊，哪一種法是權法，哪一種法

是實法，那麼這個權實啊，要明白，這是啊，應該分的第一個意思。

這個求戒的人呢，最好沒有什麼事的時候，你們拜多幾拜佛！在那求懺悔！這拜佛啊，求懺悔。那麼我們這呢，預備九月初十，受沙彌戒和菩薩戒。你們這想受沙彌戒和菩薩戒的，在最好啊，從現在開始，就天天呢，有時間就拜佛，有時間就拜佛！在多拜佛啊，就消這個不好的業障，這是很要緊的！那麼不要說很多的沒有用的話。

這個現在在美國這啊，這是佛教的一個開始的時候，往好了一點做。那麼將來也會不好的，那是將來的事情，所以呢，那麼現在你們大家都發心，那麼把這個第一次做的非常圓滿，令啊，整個世界都知道有佛法了。這個佛法，現在就是存在到要到西方來了，東方來到西方。

Door2-059-018

二、約佛雖則一音，就機差而教別。三、本意未申，隨他意語，而有異故。

第二個分的意思，是啊，說啊，「約佛雖則一音」：若是按照佛的方面來講，雖然是啊，一音演說法，可是就機呢，若照著這個眾生的機緣，機宜，

「差而教別」：這個機呢，就是一切的眾生；一切的眾生啊，有利根，有鈍根。這利根呢，就是聰明；鈍根呢，就是愚癡，所以約著機來講，差而教別，那麼有所分別，這個教啊，也就不同了。

「三、本意未申，隨他意語，而有異故」：這個本意未申，就是啊，佛啊，為一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。可是啊，在這個四十年以前，佛的本意呀，始終沒有說出；等到四十年以後，才說這個《法華經》，把佛的本來這個心意，都說出來了。那麼未申呢，就是沒有說出來，就是在啊，這個說藏教、通教、別教的時候，都沒有把佛的本意呀，這個本來的思想沒有說出來。

最後啊，才「暢佛本懷」，把佛這個本來這種懷抱啊，都很明白的說出來，所以說，本意未申，未申呢，就是沒有能說出來，申明了它。

隨他意語，隨他，就是隨眾生的意。這個意語，有「隨自意語」，就是說啊，佛啊，這一生所修所證的，自己所證得的，這叫隨自意語。又有「隨他意語」，隨他意語啊，就是隨一切眾生的機，機宜，來呀，說法；那麼用一種方便的法呀，來接引眾生，所以這叫啊，隨他意語。又有這個「隨自他意語」，那麼一半呢，說自證；一半呢，再隨著眾生的機，來呀，說法。所以說啊，隨他意語，而有異故，有啊，不同的這種說法。

四、言有通別，就顯說故。五、雖分權實，須善會佛意，有開顯故。

四種啊，分開的意思，因為啊，有通，又有別。通，就是通於諸經，所有的經典都相通著；別，就是別於此經，就是單單呢，這一部經講這個道理，其它經典呢，就沒有講。所以呀，這言有通別的這個意思，是「就顯說故」：就著這個顯教來說，不是密教。顯，就是人人呢，都看得見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呢，都可以聽見，很顯明的，人就容易懂了，裏邊呢，沒有什麼秘密的。

就是秘密的呢，就是「為彼說，而此不知；為此說，而彼不知」，彼此互不相知，這叫啊，秘密法。那麼現在應該分開來了，這不是秘密法，這是顯教的，就顯說故，就這個顯教啊，來說的，這可以分的這個道理。

「五、雖分權實，須善會佛意」：這個第五種可分開的意思，就是說啊，雖然有權教，有實教這個道理不同，可是啊，你也不能執著，你要善會佛意！善會呀，就是善體佛意，體會得呀，這個佛的意思。就是啊，明白佛所說這個道理的時候，是一個什麼用意，啊，為什麼他說權教呢？喔，他是為實施權。為什麼有個實教呢？啊，他開權顯實，把這個權教開開了，

就把這個實教露出來，顯出來。

所以呀，你要啊，明白當時佛所說這一部經典，和這個教理這個意思，他為什麼說這一部經典呢？啊，他是為這一類的眾生說這種的法。啊，為利根的人，他就說啊，般若法。為鈍根的人呢，他就說因緣法。鈍根的人你若和他說般若，啊，他根本就不明白？啊，就好像有人說，你若明白了，我不講，你也會明白；你若不明白呀，我講，你也不明白？啊，他說，這是什麼話？這說的什麼？為什麼他不懂呢？這就叫鈍根。

鈍根，他又覺得，啊，他這一說，不把我壓住了嗎？他就說，哦，沒有人這麼講的！因為他不會這麼講，所以他以為人，也都和他一樣的，都不會這麼講了，這就啊，你給他說這個這種法，他就不明白。那麼他卻又急著明白了，啊，他也說你這個還不對，有人給他解釋明白了，他還說你這個不對，沒有這麼回事！那你說有哪門一回事？

這個世界啊，也沒有「有」這麼一回事，也沒有「沒有」這麼一回事。你說「有」，又是執著；說「沒有」，啊，執著更大一點！這一切法，皆是佛法，皆不可得，什麼法有啊？

啊，六祖大師說的，啊，我若有啊，頭髮這麼多的法呀，傳給你，那就是欺騙你！那麼既然這樣子呢，有和沒有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沒有什麼關係了。那又何必那麼執著呢？啊，何必爭長論短呢？好比說，哦，你那個對呀，我這個不對啊！啊，我這個不對，我這個對，你那個不對！沒有對，沒有不對。所以呀，這一切法，皆是佛法，皆不可得；**不可得這個法，才是個真法**，所以這叫善會佛意。

「有開顯故」：佛呀，到最後，有人問他，說佛說這麼多的經典，我們怎麼樣流通的？佛說，我什麼時候說過經典的？我一個字都沒有說過，你怎麼說我說經典呢？一個字都沒講過！那麼你說這有這麼回事，沒這麼回事？佛啊，是個大覺者，他說了都不承認！難怪這一個老古董啊，他說沒有這麼回事，這也是明白的話。

哈，也是，因為釋迦牟尼佛說那麼多經典，他都沒說，自己都不承認，說我沒說！這個是說的什麼？「**說法者，無法可說也**」，就是叫人離開這個執著。那麼既然離開執著，你要說「有」，也是執著；說「沒有」，又是執著。「有」、「沒有」都不管它，這是無罣礙。「無罣礙，故無有恐怖」，你沒有執著，就沒有罣礙；沒有罣礙，就無所恐怖。

我告訴你，有很多人呢，我就專門破壞他；破壞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怕我把他們這護法給搶過來，給拉過來。但是沒有法子，那怕了，怕，有的時候他的護法還跑了。我不怕人拉我的護法，你睢願意來拉，盡管來拉，拉去是你的，拉不去就是我的，沒有什麼問題？護法你，和護法我，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，這是啊，我的宗旨，所以我什麼都不怕！我也不怕人說我好話，也不怕人說我壞話，也不怕人，啊，拉我的護法，只要你有本事你就拉了嘛！我是一點本事都沒有。

Door2-060-019

又王之密語，所為別故。不識權實，以深為淺，失於大利；以淺為深，虛其功故。莊嚴聖教，令深廣故。諸聖教中，自有分故。諸大菩薩，亦開教故。

「又王之密語，所為別故」：王呢，就是國王，國王的密語。所為別故，這就是前邊呢，已經講過了那個仙陀婆！這國王啊，他有四種東西，都叫一個名稱。這四個東西，就是水、和鹽、器、馬。這個水，它也叫仙陀婆。所用這個鹽，它也叫仙陀婆。他用這個器，器，就是一個器皿。好像這個茶杯，這叫一個器皿。他所騎的那個馬，也叫仙陀婆。

這個器呀，有的人就說是啊，它用來啊，喝果汁，或者喝牛奶啊，或者喝這個蘋果汁啊，橙汁啊，這一類的，這都叫用這個器。又有說這個器呢，就是它用來大小便的一個便器。總而言之啊，這個器呀，怎麼樣講都可以的，沒有一定。可是這個雖然說沒有一定，但是你也不能不知道它這個意思。

這四種東西都叫「仙陀婆」，那麼這就啊，看你這個人有智慧沒有智慧。他要仙陀婆，啊，你若有智慧的人，就啊，做的對；若沒有智慧的人，就會做的不對。譬如這個王啊，在洗臉的時候，盥漱啊，的時候，他要仙陀婆，你一定啊，要把它水，把水給拿他來，他好用來啊，洗臉呢，漱口啊，用這水來啊，做這種的事情。

譬如他要在洗臉的時候要仙陀婆，你把馬給他牽來，他就用不著了。你把鹹鹽給他拿來，他也不用的。你把那個器給他拿過來，也不合用。那麼這有智慧的人，啊，一看王啊，正在要洗臉的時候，於是乎就給他拿水來，這是智臣呢，知道。

這個王在吃飯的時候，他要仙陀婆，你一定啊，就把這個鹽給他拿來，他

用這個鹽呢，來吃飯。你若在這時候你給他拿水來，叫他洗臉，也不對了；你若給他牽一匹馬來，啊，他正在吃飯呢，他要馬做什麼呢？也不對了；你若把器給拿來呢，啊，它也不對了。所以呀，看這個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就可以呀，善曉王意，能啊，明白王這個意思。

譬如他吃完飯，想要喝這個蘋果汁，或者是啊，什麼汁，或者要喝一杯牛奶，你一定要把這個器，就是這個茶杯給他拿來，茶杯拿來啊，他用它來啊，喝這個果汁。那麼這時候，你若給他拿鹽來，也是不對了；你若給他拿水來，也是錯了；你給他牽一匹馬來，那個更是不對。

那麼這個王，要旅行的時候，要到遠地去，他要仙陀婆，那麼你就應該啊，給他牽一匹馬來，牽王啊，所騎的那一匹馬。你這個時候，你若不給他把馬牽來，你就又給他拿一個器來，或者給他拿一點鹽來，或者給他拿一點水來，這又是錯了，是不對。

所以呀，這就要有智慧的人，才能分別出來啊，這個王所想要用什麼，就給他拿來什麼。雖然是這個一個名稱，四種的物件不同；各有所用，各有啊，所時，它那個所用的時候，你不能啊，不明白的！

這個佛經呢，也是這樣子，這個一個經典呢，有種種的道理，你必須要把它這個道理明白了；你若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也就會啊，好像這個一個名字，四種啊，物件一樣。所以這叫王啊，王之密語。所為別故，它啊，不同。

「不識權實」：你若不認識這個權教，和實教這種道理的話，「以深為淺」：以這個深的教啊，深教，就是實教；為淺，淺教啊，就是權教。「失於大利」：你呀，就得不到這個經典裏邊呢，這個最大的利益，因為你不認識。

「以淺為深」：你若以這個權教作為實教，「虛其功故」：你呀，把它其中的功用，它的功能，啊，就沒有用了；虛啊，就是沒有用了。

「莊嚴聖教」：我們這個莊嚴這個聖人所說的這個教，啊，「令深廣故」：令它既深且廣。「諸聖教中」：所有佛所說的這個三藏十二部這個裏邊，「自有分故」：它其中啊，有分，有合。「諸大菩薩」：所有一切的大菩薩，「亦開教故」：他啊，在這個諸教裏邊，有「合」的地方，也有「開」，開，就是分開，就是離開這種的地方。所以呀，有種種不同的。

Door2-061-020

以斯多義，開則得多而失少；合則得少而失多。但能虛己求宗，不可分而

分之，亦何爽於大旨？故今分之。

「以斯多義」：以前邊呢，這種種的這麼多的這個義理，「開則得多而失少」：為什麼要開開呢？開開呀，就是明白這個道理多一點，不明白的道理呢，少一點，失去的少一點。「合則得少而失多」：要是啊，不把它開開來講，立一個宗旨，那麼就會啊，得少，明白的很少，而啊，不明白的很多。

「但能虛己求宗」：要是啊，但能虛己，虛己，就是啊，沒有自己；而求宗，離開自己，而求這個宗，宗趣。「不可分而分之」：那麼在不可分的，無可分之中啊，又把它分開，「亦何爽於大旨」：也啊，不會違背這個大旨，也不會啊，與這個大的宗旨不合的。「故今分之」：所以呀，現在簡略的把它分開來講一講。

第二、古今違順，曲分為二；先敘此方，後明西域。今初，諸釋，雖眾，略敘數家，勒為五門。

第二啊，是講這「古今違順」：古啊，就是過去；今，就是現在。但是這個疏文上說這個「今」，就是當時啊，唐朝的時候，不是現在。違，就是

與經旨相違的；順，就和經啊，這個旨趣相順，不違背。「曲分為二」：
在這麼曲，不是照直著來呀，分，是啊，很勉強把它分開有兩種。

「先敘此方」：先先的就說一說中國的這個違順，「後明西域」：然後啊，
再說一說啊，這個印度。印度啊，雖然說是出佛的地方，可是他後來呀，
這個法師解釋經典呢，也有違，有順。所以呀，現在一開始，「諸釋」：
諸釋啊，就是所有諸家，是很多的註解，很多的法師啊，很多的宗啊，各
有不同。諸釋，這一切的解釋方法。

「雖眾」：雖然很多，這個因為諸家，就是很多了，很眾多的。「略敘數
家」：但是現在啊，不能完全把它們說了，就是僅僅的簡略而敘述啊，數
家，那麼最大的要緊的數家。「勒為五門」：那麼把它，勒，勒呀，就是
定出來；好像啊，把它印到一個版上啊，那叫「**勒碑刻銘**」，勒碑呀，就
是把它很有次序敘述出來。敘述出來有多少呢？有五個門這麼多的。

一、立一音教。謂如來一代之教，不離一音。然有二師：一、後魏菩提流
支云：如來一音，同時報萬，大小並呈。二、姚秦羅什法師云：佛一圓音，
平等無二；無思普應，機聞自殊。非謂言音本呈大小。故維摩經云：佛以
一音演說法，眾生各各隨所解。

「一、立一音教」：這分出五門呢，這第一門就叫啊，立一音教。這個一音呢，是佛的一音，這個所說的教。「謂如來一代之教」：這是所說的，釋迦牟尼佛這一代時教這個道理，「不離一音呢」：那麼在一代時教所說的這個法呀，都沒有離開一個音。

]

「然有二師」：可是有兩個師，兩個法師。第一個呢，就是後魏的，「菩提流支云」：菩提流支，菩提，是覺；流支，是什麼來著？你們有人記得是翻譯個什麼？有人記得嗎？毒藥？哈哈，你們找一找，找清楚了再講，以前我講過，現在我問問你們，以前講過好幾次囉！我可沒有講過是毒藥！

這個菩提流支，他說了，說什麼呢？「如來一音」：如來啊，所說這個法呀，就是一音，「同時報萬」：就在這個一音裏邊呢，就有一萬種的分別。

「大小並呈」：啊，那麼有說的大乘法，又同時說小乘法，在這個一音演說法裏邊就有大小；並呈，一起啊，都說出來。

那麼這個呢，一音同時報萬，同時啊，一切的眾生啊，聽見都明白。大小並陳，並不是啊，說這個佛說的法，是有大小，意思呢，就是說啊，大乘

人聞的，就是大乘的道理；小乘人呢，聞的，就是小乘道理。這是這菩提流之啊，他說的。

第二是誰呢？是姚秦的時後，羅什法師，你看這個，清涼國師一定是對這個菩提流之很不滿意，所以只說一個菩提流之云，沒有加上一個法師。你看這，「二、姚秦羅什法師」：他就加上一個法師，並且他也不說具足的名，不說鳩摩羅什法師，就單單說這個羅什法。這是表示啊，恭敬的，用一種恭敬，只啊，說這個羅什法師云，他說了。

「佛一圓音呢」：佛呀，是以一種圓音。我呀，我也歡喜這個羅什法師這種說法。他雖然是一音，他是圓音；他不是啊，不圓滿的音。因為圓音，

「平等無二」：他呀，對一切眾生說法是平等平等，沒有兩個意思，沒有大小，是純圓獨妙的。

「無思普應」：這個也不需要怎麼樣想啊，怎麼樣去思想它，就能啊，普遍的都有得到感應，得到好處。「機聞自殊」：他啊，這個機，就是眾生，所聽見的這個經典，啊，就是啊，各一類的眾生啊，得到各一類的好處。人聽見，就發菩提心。鬼聽見，就消業障，消他的惡業，自殊。

「非謂言音本呈大小」：不是啊，說這個佛所說的這話呀，本來他，呈，呈列出來這個大乘小乘，不是的。「故維摩經云」：所以維摩經上又說了，「佛以一音演說法呀」：佛呀，用一種的音聲，來演說啊，這個妙法，「眾生各各隨所解」：眾生啊，每一類的眾生，自己呀，隨自己的這種智慧，能啊，明白這個佛的道理。

那麼這個後邊這一段說的呢，比較就圓滿一點就順。前邊呢，這個菩提流支他所說的呢，就是「違」，不太合理。好像法華經上，那個藥草喻品說的道理，和這個道理很相合的。藥草喻品也說，啊，佛呀，好像大雲，那麼普覆一切眾生；有下雨啊，這所有的這草木，大的樹木就得到多的滋潤，小的樹木就得到少的滋潤，那麼草就得到草的滋潤；各得其所應得的這種數量，所以和這個道理呢，是很相合的；和羅什法師所說這個道理呀，是一樣的。

Door2-062-021

上之二師，初則佛音具異，後則異自在機。各得圓音一義，然並為教本不
分之意耳。

「上之二師」：這個清涼國師說啊，說前邊這兩位法師，「初則佛音具異」：在前邊這一位菩提流支他說的，說呀，佛的一音呢，裏邊就有不同的這種說法，雖然是一音，而說的法不同。「後則異自在機」：跟鳩摩羅什法師說這個道理呢，和啊，菩提流支說的就有多少不同。鳩摩羅什法師所說的，說是這個異呀，這個不同的地方啊，不是在佛的音聲，佛的音聲是一圓音，眾生的機緣呢，不同，所以呀，每一個所得到的這個好處也是不同，所以他說異自在機，在這個眾生的機緣。

「各得圓音一義」：這兩種說法呀，都得到啊，這個圓音的一部分的這個道理，一部分這個意思。「然並為教本」：可是這兩種說法，都是為教的根本，「不分之故耳」：根本呢，沒有什麼分別的這種說法，這種的道理。

第二、立二種教，自有四家。一、西秦曇摩讖(ㄙㄣˋ)千三藏，立半滿教；即聲聞藏，為半字教；菩薩藏，為滿字教；隋遠法師亦同此立。

「第二、立二種教」：第一呀，是立的一音教；第二，有二種教，這第二。二種教呢，「自有四家」：四家都這麼樣講。四家，就是四個，四個人，有四個法師。

在第一家，是「西秦曇牟識三藏，立半滿教」：曇牟識，又叫曇無讖，也叫達摩讖。那麼本來我不知道怎麼樣講法？所以我問一問呢，有一個人說是「法豐」，那麼又有人說是這個梵語的。法，就是佛法；豐，這豐富的豐。言其呀，他所學的這個佛法，非常豐富。這個法師啊，就在西秦的時候，那麼他呀，立半滿教，他呀，立出一個教的相，他說有半字教，有滿字教。

什麼是半字教呢？就是聲聞藏。什麼是滿字教呢？就是啊，菩薩藏。半字教，就是小乘法；菩薩藏，就是大乘法。這又可以說是半字教，就是權教；滿字教，就是實教。所以在滿字教裏邊就包括這個權教，在這個半字教裏邊可沒有包括這個實教。所以呀，說這個半字教，就是啊，聲聞藏，半字教。菩薩藏呢，就是滿字教。

「隋遠法師亦同此立」：隋遠法師是誰呀？沒有人知道，我就也不知道？隋，就是隋朝的時候；遠，是這個法師的名字；隋，是朝代；遠，就是啊，這個禪宗的初祖，東林這個蓮社的，**慧遠大師**！慧遠大師啊，學問非常的好，你們忘了我講那高僧傳，這慧遠大師人人都怕他，誰見到他就嚇得打顫顫，沒有不怕他的！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很厲害！他和人講道理呀，一講就把人講倒了，所以呀，搞的誰都怕他。亦同此立，他呀，也是立的這

個半滿教，半字教，滿字教，和這是一樣的。

Door2-063-022

斯則文據涅槃，蓋是對小顯大，通相之意。未於大中，顯有權實，亦含半滿。

在前邊所說這一段疏文，這是啊，根據《涅槃經》所立的這個教體。這個《涅槃經》，所說這個半字教，滿字教，這是啊，對著這個小乘，而顯出來大乘這種教體。「通相之意」：這是啊，由這個小而通於大，由權而通於實，通相之意，這把這個教相啊，通達。未於大中，顯有權、實，亦含半、滿：

可是啊，它在沒有在這個大的這個大乘裡邊又說權實，「顯有權實」，它沒有說啊，這個權實。那麼可是啊，雖然沒有說權實，也啊，包含著有這個半字教，滿字教這種說法，所以呀，雖然沒有顯有權實，這也就包含著有權實，有半字教，有滿字教這個道理。

方才所說這個遠公大師！這遠公大師啊，他是提倡念佛的法門，在啊，隋

朝那時候。啊，他到到廬山，那個地方沒有水，他用錫杖啊，向那個地下這麼一鑿，鑿錫，怎麼叫鑿呢？就是用這個錫杖啊，來往地下這麼一鑿；這個地下呀，啊，應手而有這個甘泉湧現，有這個泉水，泉水很甜的，湧現出來。

他的靈感的事蹟很多，在那個山上啊，當時也有老虎，那老虎也皈依他。人人都怕他，怕他的什麼呢？怕他的道德。不是啊，方才我說他厲害，他並不厲害，他對人人呢，都很慈悲！但是人人呢，因為恭敬他，敬畏他，因為他道德啊，很高超。

這一位法師啊，他是這個淨土宗的初祖，就是頭一個祖師，淨土宗就是他傳出來的，提倡的，以念佛呀，為歸宿。他最後的時候，見到阿彌陀佛呀，西方三聖，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來請他三次，他才去。頭一次，他也不去；第二次，他也不去；第三次啊，見阿彌陀佛真真的來請他來，那麼他就告訴大家，啊，說我在什麼哪一天，什麼時間，我要啊，生西方極樂世界去了，所以他有這種靈感，以後啊，這一般人都念佛。

在末法的時代，現在這個末法的時候，大家都學著念佛，了生死。可是我們現在呀，這個美國是正法時代，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念佛呢？也一樣可以

念佛的，所以我們早晚課都念佛嗎！

這個念佛的法門，在正法時代也可以念，像法時代也可以念，末法時代是更好，更應該念的。等到法滅了，滅到極點了，最後啊，剩下《阿彌陀經》在世界上多住世一百年，就沒有了。沒有了，然後就剩下了六字洪名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又在世界多住一百年，度了無量無邊那麼多人。最後這個「南無」兩個字也沒有了，就念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，又啊，在世界上多住一百年，所以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這是啊，法末的時候。末法的時候，就只有「阿彌陀佛」在世界上，但是知道的人就很少了。

你看，現在這個世界上，就有的國家知道念「阿彌陀佛」的，有的國家連「阿彌陀佛啊」，這個聲音他也沒有聽過。所以眾生的業障啊，不同，他因緣也不同。這個慧遠大師，有的人說他是「阿彌陀佛」的化身，因為他提倡淨土法門。有人又說他是啊，「釋迦牟尼佛」化身，這因為啊，他住持正法，所以有人呢，就這麼猜。其實我啊，說他，他就是慧遠大師！

Door2-064-023

二、隋延法師，立漸頓二教。謂約漸悟機，大由小起。所設具有三乘，故

名為漸；若約頓機，直往於大，不由於小，名之為頓。此雖約機說有漸頓，而所說法不出半滿。三、唐初印法師，亦立二教：一、屈曲教，謂釋迦經；以逐機性，隨計破著，故如涅槃等。二、平道教，謂舍那經；以逐法性，自在說故，如華嚴經。

你們之不知道這個延法師是誰呀？這個**延公法師**！他也啊，立出一個宗旨來。宗旨什麼呢？他漸頓二教。漸呢，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學；頓呢，就是頓然呢，就成就了。這漸教啊，譬如有三藏，然後通教、別教、圓教，這是按天臺的規矩。按著賢首呢，就是小教、始教、終教、頓教、圓教，這啊，一步一步的去學。那個頓教呢，就是頓然開悟，就立刻成佛，立刻就明白了。

這個所說的「謂約漸悟機」：漸悟機啊，就是一點一點的開悟。啊，所以這開悟啊，有大悟，有小悟。什麼叫小悟呢？譬如你吃飽飯了就不餓了，喔，這個飯能治肚餓的，喔，這真是妙！這是開一個小悟。開大悟怎麼樣呢？你一早起睡醒了，喔，我昨天晚間睡覺來著，睡的，哦，又作了一個夢，夢裏邊呢，啊，有那麼多的事情，幹了那麼多事情。喔，原來這**人生都是夢**！人生幹這個事情，那個事情，無非就是夢，喔，這開大悟了。你們想一想，是不是？這個也更妙了！所以這悟啊，有大悟，小悟，這叫漸。

「大由小起」：這個大悟啊，從小那起來的，是啊，從小一點一點大起來。就好像由小孩子啊，啊，長大成人，又老，又死了。這個頓呢，也可以說就是死了。為什麼呢？什麼死了？這些個毛病都死了，這些個癡心妄想啊，都死了。頓然，就斷了，所以由小而大。「所設具有三乘」：所設的這個教啊，啊，有聲聞乘，緣覺乘，菩薩乘有這三乘的緣故，「故名為漸」：所以呀，給它起個名字叫漸。

「若約頓機呢」：若是頓機呢，「直往於大」：他一直就到大乘那，「不由於小」：不用啊，從這個小的那個地方到大的地方，「名之為頓」：啊，即刻呀，就成佛了。就好像釋迦牟尼佛啊，一出生，就會站著，一個手指天，一個手指地，就說：「天上天下，唯佛獨尊」，這就是啊，說的頓。

那位(范章綿呢)，來，還問這個問題，說他怎麼會那樣子？我說，你怎麼不會那樣子？這就是答覆你，他說釋迦牟尼佛怎麼會那樣子？他不相信？我，當然你不相信了嘛，因為你不會那樣子嘛！你若會，你也相信了嘛！這就很簡單的，完了，他沒話講了。他是一個用邏輯學，我就用這個答覆你。

此雖約機說有漸頓，而所說法不出半滿。三、唐初印法師，亦立二教：一、屈曲教，謂釋迦經；這個屈曲教，什麼叫屈曲呢？曲，就是彎曲，彎彎曲曲的，不直的。這個怎麼說不直呢？好像先說三藏教，然後又說通教，又說別教，又說圓教，這啊，不是一開始就說圓教，所以這叫屈曲教。

釋迦經，這個屈曲教呢，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說這個經典。「以逐機性」：也啊，逐啊，就是跟著這個機性。「隨計破著故」：因為他啊，觀機逗教，這叫啊，逐機性，觀看這個機緣，來說這個法；隨計破著故，隨著他所說這個法，來呀，想一想這個破眾生的執著，把眾生所有的執著給破了。「如涅槃等」：就好像啊，所說的涅槃經啊，這一類的都是這樣子。

「二、平道教」：第二啊，這個教就是平道教，怎麼叫平道教呢？「謂舍那經」：這所說的這盧舍那佛所說的經典。「以逐法性」：他啊，不是啊，隨著機說的，是稱性而談，稱性而談呢，就是隨著這個法性來說法。啊，隨法性說法，就很自在的，「自在說故」：他不假造作，也沒有想一想啊，我給你應該說什麼法才能度呢？他是啊，稱性而談，稱性而談呢，就是隨著這個自性流出這個法，隨著自性流出這個法。啊，「如華嚴經」：就好像啊，《華嚴經》就是隨自性啊，而說的。

那麼不想說，我說這個法，這個眾生啊，他能不能接受呢？這是啊，不是

觀機說法，就是稱性說法，由自性裏邊流出來的，流露出來啊，這種法。

就好像這一部華嚴經，就是稱性說的。

Door2-065-024

又此二教，略有四異：一、主異；謂釋迦化身，與盧舍那十身異故。二、處異；謂娑婆界木樹草座，與華藏界中寶樹寶座等異故。

「又此二教」：又啊，這兩種的教，前邊那個屈曲教啊，和這個平道教。平道教，也可以說是平直教，「略有四異」：這個大略的有四種的不同。第一種，是「主異」：這個說《華嚴經》，和說普通經啊，這個主啊，不同。這是所說這個釋迦牟尼佛呀，化身，是丈六老比丘相；「與盧舍那十身異故」：與這個盧舍那這個千丈盧舍那這個十身呢，不同的。這個十身呢，以後會講得，以前已經講過了。

「二、處異」：第二種啊，不同，就是這個處所的不同。第一是主異，主啊，釋迦牟尼佛說其它經典，他是以這個丈六老比丘相來說的。唯獨說這個華嚴經啊，他現千丈盧舍那身說的，所以呀，以說華嚴經這個千丈盧舍那這個十身為主，所以呀，和那個丈六比丘相不同的。二、處異，這個地

方啊，不同。

「謂娑婆世界木樹草座」：這個娑婆呀，所說這娑婆堪忍這世界。在這個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吉祥草為座；這個菩提樹是木的，這個草，吉祥草啊，是「草座」。若比較啊，這個說華嚴經啊，釋迦牟尼佛在華藏世界現千丈盧舍那身，啊，這時候啊，這個「寶樹寶座」：以七寶的樹啊，七寶的寶座。所以呀，這個地方不同。

那麼說華嚴經的時候，現華藏世界；說的其它經典呢，就是在這個娑婆世界。那麼華藏世界也沒有離開這娑婆世界，也還是在這個娑婆世界這個地方。即娑婆，就是啊，因為他說這個經典，就變成華藏世界。

好像譬如我們講經來講，講一個普通的經啊，就隨隨便便的在這啊，或者你坐著，坐到地下，他坐到這個凳子上啊，有人又坐到桌子上啊，啊，你們記得我在Sutter Street那時候講經說法的時候，有人就在躺著聽，有人呢，又都是那麼亂七八糟的；不像現在呀，這麼莊莊嚴嚴的，坐著都很端正的，就是在Chinatown那時候，也是那樣子嘛，不要說旁人，就說這個你們美國第一個出家人，天天聽經，把腿伸的直直的在那個地方；當時呢，我也不好意思講，我知道終究有一天這個小孩子會守規矩，所以呀，當時

也就不講。那麼這就是啊，好像很隨便的。

現在講華嚴經啊，陞起法座，大家都畢恭畢敬的坐到這，穿上袍，搭上衣，這和在Chinatown那境界又不同了。現在呢，就比方是華藏世界；

Chinatown那就比方是娑婆世界，那麼這樣一比，你們就明白了，所以呀，這不同的。不同呢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分別，這個境界不同啊，這個道理還是一樣，還是講經說法。

三、眾異；謂為聲聞及菩薩說，與唯菩薩及極位同說異故。四、說異；謂局處之說，與該通十方之說異故。

第三種啊，不同的地方，是所說的這個經典，或者是為聲聞，和菩薩一起說的。那麼或者說啊，單單的唯菩薩說，和這個「極位同說異故」：這個單單為菩薩，和極位，極位，就是十地菩薩。所說的這個道理呀，和前邊那個聲聞，和菩薩這個說法不同，所以這叫眾異這是。就是啊，這個當機眾不同。

「四、說異」：四啊，這個說法不同。「謂局處之說」：局處，就是所說的侷限於娑婆世界這個七處來說的。「與該通十方之說異故」：和這個該

通十方，就是盡虛空徧法界，該徹這個十方法界，這麼說這個法呀，和這個娑婆這個七處的，現境娑婆這個七個地方啊，說法，這是不同的。

此約化儀以判。

「此約化儀以判」：這個是啊，根據這個化儀四教啊，來判這個教的。

然華嚴雖有隨諸眾生各別調伏，皆是稱性善巧，一時頓演；涅槃等雖說一極，或對權顯實，或會異歸同。一切如來，或說不說，故云屈曲。

這段呢，是解釋前邊這個屈曲教的這個道理。

「然」：然而啊，華嚴經，「雖有隨諸眾生各別調伏」：在華嚴經上啊，的經文上，說啊，隨一切眾生的種類，各別那麼來調伏這一切眾生。可是雖然這樣說調伏一切眾生，但是啊，「皆是稱性善巧」：這種的說法呀，是稱性而說的，啊，由這個自性裏啊，流出這種的善巧方便的妙法，所以呀，「一時頓說」：並且呀，**每一位佛呀，都要說這個《華嚴經》**，沒有一位佛呀，成佛的時候不說華嚴的。

至於「涅槃等」：這個涅槃經等啊，和法華經等啊，「雖說一極啊」：雖然也說到啊，這種法呀，說到啊，這個實法；一極呀，就是實法。「或對權顯實」：或者呀，單單對著這個權教，來說這個實教，顯出這個實教來。或者呀，單說權教，或者單說實教。那麼說權教的時候，雖然是為這實教說的，但是可沒有同時說這個實教。說實教，雖然是啊，為權教兒說的，可也沒有啊，同時說實又說權，那麼他分開來說。所以說，「或會異歸同」：或者呀，會，會合啊，這個不同的，而啊，歸到啊，這個相同的這個道理上。

「一切如來」：所有的佛呀，或者說，或者有佛就不說。好像啊，日月燈明佛，啊，在這個早晨呢，他說《法華經》，沒有說啊，《涅槃經》，他就晚間半夜的時候，就入涅槃了。所以呀，或說那個《涅槃經》，或者有佛說的，或者有佛又沒有說。

「故云屈曲」：因為他有說，有無說，所以呀，叫屈曲教。這個呢，是因為有個刊定記呀，他說這四種不同的說法都不對的。那麼這個屈曲教啊，他又評判不對；平道教啊，他也說不對。所以現在清涼國師啊，就是證明啊，這個也都是啊，可以的，不一定不對的。

約釋迦為主，則未顯十身；十身為主，必具釋迦。娑婆之處，未融華藏；
華藏之處，必融娑婆。略云四異，異實有多，誠如所判。

「約」：若是根據釋迦牟尼佛這個法身、報身、化身為主，「釋迦為主」。

「則呀，未顯十身」：就沒能啊，把這個十身完全呢，顯現出來。「十身為主」：若是啊，根據這個盧舍那佛這個十身，為這個說法主的時候，「必具釋迦」：那麼其中啊，就包括釋迦牟尼佛啊，這個化身在裏邊了。

所以說釋迦這個「劣應身」，就是啊，丈六老比丘相，就沒有包括盧舍那啊，這個十身，這個「勝應身」，殊勝的這種應身。所以呀，在這個劣應身，就不會啊，包括這個勝應身。「勝應身」，這是盧舍那啊，這個十身呢，為說法主的時候，其中就包括釋迦牟尼佛啊，這個劣應身。

「娑婆之處」：在這個釋迦牟尼佛，說其它經典呢，是在這個娑婆啊，地方，摩竭提國。「未融華藏」：他可呀，不能啊，和這個華藏世界融通，匯合到一起，融會到一起。可是啊，「華藏之處呢」：要說的華藏世界海呀，「必融娑婆」：可就啊，一定把這個娑婆呀，包在裏邊。

所以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雖然呢，是在娑婆世界來說的，但是啊，可是啊，現出來華藏世界海，現出來華藏世界。那麼在這個娑婆，說其它的經典，孩沒有啊，現這個華藏世界。那麼這個娑婆，不能融會華藏世界；華藏世界啊，可一定會啊，融會這個娑婆世界，就和啊，娑婆世界合而為一。那麼娑婆世界呢，若是佛不現這個神力，可不能啊，顯現出來華藏世界。這一段文是這樣。

「略云四異」：這個異呀，不同的地方啊，簡略，很簡單的這麼說啊，有四種異。其實啊，這個不同的地方啊，很多很多的。「誠如所判」：誠然呢，如這個這幾位呀，法師所判的這個道理，不會錯的。誠如所判，就是他們判的對了，不會錯的。那刊定記說他們不對呀，那也是故意那麼樣講，他那也不一定對。

但於屈曲之內，未顯法之權實耳。四、齊朝隱士，你們念這個字念什麼？劉什麼？不查了，劉蚪(く一又)，亦立漸頓二教。謂華嚴經名為頓教，餘皆名漸；始自鹿苑，終於雙樹，從小之大故。

「但於屈曲之內」：在這個僅僅呢，在這個屈曲教的裏邊，「未顯法之權

實耳」：就是啊，因為在這個屈曲教，也就是啊，他們立的說是漸教。在這種啊，漸教之內，它沒顯法之權實耳，沒有啊，顯明說出來，明白說出來，這個法呀，是權法，或者是實法，沒有說明白。

「四、齊朝隱士劉蚪」：在這個隨之後，有這個齊，這個齊朝啊，有一個隱士。怎麼叫隱士呢？隱士啊，就是隱居之士，隱到啊，那個人很少的地方，不歡喜呀，和世人接近，這叫啊，隱士。可是啊，這個隱士，不容易做的，不是說呀，在這個沒有人的地方不見人，自己願意睡覺就睡覺，願意吃飯就吃飯，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，願意穿衣服就穿衣服，願意不穿衣服就不穿衣服，啊，隨自己的便，啊，這種隱士。

這種啊，這是懶士，不是隱士，又叫方便士，他希望自己方便住在那個地方，所以這沒有什麼用的。這個隱士啊，是隱居之士，啊，也自己在這修行，認真用功，也不啊，希望人知道自己是個修行人。那麼要是有的，好像這方便士，和這個懶士。那麼他雖然在這個山裏頭住著，沒有旁人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他一天到晚自己和自己打架，啊，自己呀，和自己來鬥爭，來作戰，那麼自己看自己的眼睛也不對了，自己看自己的鼻子又不對了，自己看自己的嘴巴也不對了，總而言之，看自己這也不對，那也不對，啊，對自己常常發脾氣。

這個劉虯，劉虯是個隱士啊，他是讀《華嚴經》的，專門來研究《華嚴經》。所以呀，他啊，也立出「漸頓二教」：因為他研究《華嚴經》啊，他就立出這個頓漸二種的教。他說的，華嚴經嘛，就是頓教，就單單華嚴經這屬於頓教，「餘經名漸」：其餘的這個經典呢，都是漸教。

「始自鹿苑」：那一開始，佛在鹿野苑度了五比丘，為五比丘說四諦法，啊，三轉四諦法輪在那。那麼又說這個三藏教，這是啊，一個開始。以後講通教、別教，啊，乃至於到圓教，「終於雙樹」：在這個釋迦牟尼佛入涅槃的時候，在這個雙樹啊，下，入涅槃。「從小之大故」：這都是啊，從小乘而一點一點的慢慢慢慢的講到大乘教，所以呀，這都是漸教。

Door2-067-026

然此經如日初出，先照高山，即是頓義；慈龍降雨，以證漸義，於理可然。
漸約五時，次下當辨。

「然」：那麼照著上邊呢，這位隱士，他說啊，《華嚴經》是頓教，那麼「此經如日初出」：這個《華嚴經》啊，就好像太陽剛一出來時，這太陽

剛一出來的時候啊，啊，「先照高山，即是頓義」：就啊，先照到這高山。

在這個世界，太陽啊，出來的時間也不同，也不一樣，所以呀，有的地方是太陽出來，有的地方又是太陽已經沒了。這就是啊，有的地方正法現前來，有的地方就末法，法就末了，這都是表法。所以呀，太陽出來先照高山，這個呢，就是這個頓教的意思。講華嚴經呢，是化的大菩薩，法身大士，十住、十信、十地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，所畫的這些大菩薩。所以這些個大菩薩，也好像高山似的。

啊，「慈龍降雨」：這個龍啊，牠慈悲，啊，降雨，「以證漸義」：這個呢，是代表證明啊，這個漸教的意思，「於理可然」：在這個理上啊，可以這樣說，可以是這樣說。「漸約五時」：這個漸教啊，是約五時來說的，就是啊，華嚴時、阿含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涅槃時這五個時候。「次下當辨」：在下邊呢，應該在下邊呢，才能把它詳細說明白了。

方才啊，獎這個居士，這個隱士叫劉虬，這個虬是個什麼意思呢？你知不知道這個虬是什麼意思？這個龍啊，不一定是小孩子，不過這個龍啊，牠就彎彎曲曲的，身上啊，很多這個疙哩疙瘩的，很多的那種的這一個包，那一個包啊，那個樣子的龍，這叫虬龍，這個牠身上很不平，這個地方有

個包，那個地方有個坑，又有個彎，牠那個身體，那個龍本來不是直的，啊，牠更彎，那麼亂七八糟的，這個叫這個虯龍。這個虯龍啊，願意鬥爭，牠和鬥爭心很厲害的。

在這個受戒的期間，最好呢，有時間就拜佛，不和他們講太多話，講話一點意思都沒有，你們都要誠心一點，拜佛呀，來求一個金剛光明寶戒，求佛菩薩加被你們，令你們得到金剛光明寶戒。

在這個廟上啊，在你們沒有去之前呢，最好有時間就拜佛，有時間就拜佛，多拜佛呀，多懺悔！你不然的時候，去受戒會有魔障的，啊，或者會發狂，啊，或者啊，會發生什麼意外啊，不能得戒！我們必須要啊，生大慚愧心，來在這啊，求哀懺悔，來呀，發這個菩提心。

你們最要緊的，在戒期裏頭，誰晚間呢，若給你們東西吃，哎，這個就是啊，菩薩，這個人就是菩薩！因為想要試驗試驗你們倒是，是不是吃一餐的？是不是啊，真的？所以雖然他是菩薩，你們可不要受他來這個這種慈悲；他在下午給你們什麼東西，都不要接受的！

因為在這個國家，佛法正開始的時候，你們要做人的這個榜樣，要做人的

法則，不是單單做領袖。那個做領袖啊，你領也領不起來，袖也袖不起來，這就要做人一個好樣子；做人一個好樣子啊，將來那麼一般人都照你們學了。

第三立三種教，亦有三家。

一南中諸法師同立三教，謂於前漸頓加不定教。

現在講這個「第三、立三種教」：前邊有二教，現在立三教，「亦有三家」：有啊，三個法師，這樣來說的。「一、南中諸法師」：在這南中，就是啊，在這個中國長江以南呢，這個叫南中。南中諸法師，諸法師啊，就很多的法師，「同立三教」：那麼一同啊，立出三種的教會來。

這三種的教，是說的什麼呢？就是說的在前邊這個漸，和頓，這是兩種了；再加上啊，一種不定教。教啊，不定啊，就是沒有一定的，也不是漸教，也不是頓教。你說它漸教呢，啊，它又有頓意。你說它是頓教呢，又有漸意，所以呀，這叫不定教，沒有一定的這種啊，教。

因為什麼立的不定教呢？就怕人呢，這個有所執著，有所執著啊，說，哦

這個，你說這個漸教，那又有頓意呀！你說頓教，又有漸意，又有漸的意思！啊，因為這個，所以就立出一個教啊，叫不定教，沒有一定的。